

试论萧红笔下《呼兰河传》中的东北形象建构

仲昭宏

(延边大学 吉林 延边 133002)

[摘要]在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中,以呼兰城这座小城为背景,为我们构画了萧红家乡的模样,以及在这座小城中形形色色的人类,他们不仅仅是这座小城的居民也是诺大北方的代表,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始终温情又冷静,以极为客观的笔触描绘这座在她记忆中念念不忘的小城,在温和和残酷中展现人性。更是为我们透视了一幅生动的东北形象图景。

[关键词]现实之城;精神之城;女性;看客;反抗者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0.1897

一、呼兰小城的整体印象

在《呼兰河传》的开篇便将我们推入寒冬,以纵观全景的姿态为我们再现了在被冰冷包围的呼兰城的整体形象风貌,这是一座被寒冬包裹的现实之城,同样也是一座精神之城。在对现实和精神交织的描绘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萧红故乡的整体风貌,更是宏观的来透视整个东北。

(一) 现实之城

呼兰城位于松花江北岸,呼兰河穿城而过。这对呼兰城的气候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冬季寒风凛冽。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对这座北方城市的干冷进行描绘:“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在这场酷寒之下,所有的生物都觉得寒冷“小狗冻得夜夜地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恶劣的自然环境,刻骨的冷意,在萧红的笔下反复出现,通过状物和生物呈现,为我们构画这刺破灵魂的冷酷。严寒自然环境包裹下的,是匮乏的封闭的现实条件:“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一座城市却只有两条像样的大街,这不难看出呼兰小城的物质是很匮乏的。简单的两条街道的交叉口的十字街,却集中了全城的精华。一座城市的商户不需要招牌,顾客们便知道哪里去买,也不会记错,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小城的人与人之间距离近,彼此熟悉,同样也看出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是如此的狭小,逼仄。

(二) 精神之城

东二道街卖豆芽的王寡妇死了独子之后疯了,乡亲们在片刻同情之后便不再“浪费感情。”染房里死了伙计,可是缸里染出来的布,人们照样用。这些在萧红看来都是呼兰人对生命悲剧及生命本身的漠然,而与之相应的是他们的自然处之,没什么不对的生活态度:“冬天来了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就好像太阳出来了就起来,太阳落了就睡觉似的。”在作者的笔下,呼兰人就这样昏聩的在生死中流转,麻木不仁,没有一点点希望。“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关系,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呼兰人的这种逆来顺受,仿佛你袭来怎样的苦难,我都可以承受,这不是宽容,也并非博大,这是一种软弱,甚至是一种逃避,带着昏聩麻木的精神面对生活,这不是人的生活,这是像被驯服的动物一般,没有意识,没有自主的精神,其存在的意义大概就是挨日子,消磨

时间,等待死亡,这是丢弃了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活着。他们倾颓的灵魂,麻木荒凉的意识,折射出当时整个东北居民精神状态。这是在萧红近乎生命终点的回忆,这是她对故乡人的精神的描摹,是她对东北地方精神的画像。

二、小城居民的具体印象

一座城市的鲜活与具体,是人给予的,在这座寒风凛冽的城市之中,住着各种各样的居民,从他们的身上所折射出来的印象,可以透视出当时东北民众的形象。作家萧红以特写显微的方式和令人颤抖的笔法,剖开了呼兰人的人性与人情。

(一) 被压迫的女性

在《呼兰河传》中,团圆媳妇才十二岁便被迫嫁给了现任的丈夫,一个还是个孩子的女子却嫁为人妇,她是带着孩子天真和反抗的,她知道挨了打要还手,但是她最终也只是个孩子而已,维护自己最笨拙的方式就是回家,逃离。团圆媳妇太不像一个合格规矩的儿媳妇,所以她要被改造成和这里的人一样一团圆媳妇的愚昧的婆婆将她吊在房梁上用皮鞭抽打她,最后在这肉体 and 精神的折磨下她病倒了。而婆家人深受封建迷信的茶毒,请跳大神的为她看病,所谓的胡仙胡诌了几句,便将团圆媳妇推入了更深的深渊,是入地狱般的非人的折磨,离奇的偏方,侮辱式的扒衣洗澡,被热水烫了三次,烫一次,昏一次。在种种非人的折磨下,团圆媳妇最终死去了。杀死团圆媳妇的看似她的恶婆婆,其实不止,那些所谓的看客,却是做了推搡的帮凶。左右的邻居是帮凶,他们说“早就该打的,哪有那样的团圆媳妇,一点也不害羞,坐到那儿坐的笔直,走起路来,走得风快。”周三奶奶是帮凶,她迷信不辨事实的真伪,愚昧迷信。还有西园的杨老太太,她是提供偏方的帮凶,并无医学知识,也非对症下药,就敢将药方给予人。赞成药方的人“反正治不好也治不坏。”对待他人的生命毫无责任和怜悯。……害死团圆媳妇的人并非只是她婆婆一人,而是这一群人,是整个社会害死了她。封建专制的大家长,迷信跳大神,残忍冷漠又爱闲言碎语的邻里邻居……更准确的说,团圆媳妇并非死于一群人的合力,而是死于那个愚昧残忍的社会。

从前的王大姐好看能干,人见人夸:“老厨子说她大辫子大眼睛长得怪好看的。”“有二伯说她膀大腰圆带点福相。”“隔院的杨家的老太太,扒着墙头一看见王大姐就说:这姑娘脸红得像一盆火似的。”……可是这一切在她和冯歪嘴的结合后变了样,还是那一群人,可是对待王大姐的态度却大变样:老厨子说:“男的要长个粗壮,女的要长个秀气。没见过一个姑娘长得和一个抗大个的似的。”有二伯

说王大姐“长得是一身穷骨头穷，那穿绸穿缎的她不去看，她看上了个灰秃秃的磨倌。真是武大郎玩鸭子，啥人玩啥鸟。”杨老太太说她“那王大姑娘我看就不是个好东西，我就说，那姑娘将来好不了。”王大姐还是和从前一样“一笑还是一皱鼻子”可是周围人的态度却发生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原因就是王大姐和冯歪嘴没有媒人介绍便在一起结婚，还有了孩子，在传统的观念里这属于“无媒苟合”不符合传统礼教的规定。他们将无知与愚昧的恶发挥到了极致，为王大姐做传，肆意议论。在冬天里刚刚生产的王大姐竟被安置在天寒地冻的露天草棚里，只能躺在碾房里坐月子。但是小城的人只觉得王大姐是不干净的，坏了风水的。王大姐最终还是死去了，是死于产后，死于寒冷，更是间接的死于那群无聊看客的闲言碎语中，他们没有用刀杀人，是他们的言语，杀害了

在《呼兰河传》中，无论是团圆媳妇，还是王大姐，她们是不符合小城的规矩的，团圆媳妇的天真活泼是不合时宜的，王大姐的婚姻是不合礼节的，她们是呼兰河城里异类的女性，是伟大而又薄弱的个体，是无力反抗的社会牺牲品。在小说中我们见到的不仅仅是这两位立体的女性形象，而是一系列的社会群像，无专横顽固的团圆婆婆，冷漠残忍的可是嘴上却淬了毒的看客们。这些人不仅仅是呼兰河城人形象表现，更是折射出当时东北人的愚昧和残忍。

在萧红的笔下，不仅仅有着令人同情的女性形象，还有着让人印象深刻的男性形象这里我将分为两类，一类是特殊的看客；一类是绝望的反抗者。

（二）特殊的看客

在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事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男性看客是有二伯。有二伯没有名字，却又有许多名字，而他自己也对名字很是执着，叫他“二掌柜的、二爷、二东家，有二伯”他都是喜笑颜开的，但是叫他乳名，他是不开心的，街上的孩子乱叫，他是要打过去的。这不单单是他名字的执着，“二掌柜的、二爷、二东家、有二伯”这是明显带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尊称，这是属于上位者的称呼，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有二伯是有这当奴隶主人的心的，但是可笑的是他本身卑琐，还对同是底层人民怀有鄙夷，对于“我”对团圆媳妇死的关心，他不屑一顾：“你问这个干什么，人死还不如一只鸡……”面对王大姐和冯歪嘴的结合，他也是看不起的。到后期的有二伯偷窃被“我”发现，他被“我”父亲打倒了颜面，寻死觅活，却又没有勇气自杀。这样的一个看客，他不同于其他看客的冷漠，长舌，他的身上带着病态的心理和更为极致的悲哀，有二伯的恶是让人觉得可怜的恶，让人一方面厌恶他的为人，可另一方面又觉得他是个可怜可悲之人。

（三）绝望的反抗者

把冯歪嘴子定位绝望的反抗者，是基于以下几点，首先他是敢于打破封建传统礼教的人，他对于自己的幸福，表现出的坚强和勇气。他敢和王大姑娘在一起，疼爱自己的孩子。他勇敢，这样的勇敢来自于他做父亲的心情，流言蜚语击垮不了他，“冯歪嘴子，没有上吊，没有自刎，还是好好地活着。”其次，他始终对生活抱有极大的热情和幻想，不管他是处于怎样的绝望的境地，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对孩子

的责任，顽强的活着，“于是他照常地活在世界上，他照常地付他那份责任。于是他自己动手喂他刚出生的孩子，他用筷子喂他，他不吃，他用调匙喂他。”他不顾旁人的目光，而是用行动反抗着。但是这一切都是无望的，冯歪嘴子所有反抗的动力，在于他对下一代的期盼，可是“为两个月前看见他那么大，两个月后看见他还是那么大。”这样的一个孩子，或许根本活不下去的孩子，难道对他来说不是一种绝望？可是冯歪嘴子本身不知道他的孩子长不大，又或许他知道，只是不愿意去面对，而是反反复复的告诉自己自己的孩子一天比一天大，无论是哪一种，都会是让人感到崩溃。

想做奴隶主人的看客有二伯，绝望的反抗者冯歪嘴子，他们都是底层的普通人，一个服从于封建礼教的约束，一个则是这礼教的反抗者，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透视到这座小城男性的模样，或许是妄想做奴隶的主人，或许是想做这围城的叛逆者，但是似乎无论是哪一种，都是没有希望的，都是在巨大的无声的悲剧笼罩的。这似乎也在像我们暗示着当时的东北人民身上带着奴性，又或许带着反抗性，但是都只是一潭死水，了无生机。群众麻木的，大多数人是昏聩的，要么一同昏迷，要么在清醒中陷入绝望，无论哪一种，都是悲剧。

四、总结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首先为我们展现了呼兰小城的全貌，这是一座苦寒之城，物质匮乏的城市，正如同当时的东北一样，并非经济发达中心，物质的不充足同时精神也是贫乏的，愚昧，落后保守，麻木，这是呼兰小城居民的精神群貌，生命的价值在这麻木的循环中变得一文不值，这不仅仅是呼兰小城居民的精神状况，这是萧红对东北人民的回望与记忆，这是她记忆的家乡，也是对东北人民的精神状况的又一次建构。城市与人始终是分不开的，具有突出特点的人才给了城市灵魂，也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地方，被压迫的女性、想做奴隶主的底层看客、绝望的反抗者。每一帧画面都为我们构建了更加鲜活的小城，这是一座充满着封建礼教、没有自我意识，荒诞病态的城市，城市居民的保守与惰性，每一点都显得这座小城更加的悲哀。

参考文献

- [1]萧红：《呼兰河传》[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
- [2]骆宾基：《萧红小传》[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 [3]（美）葛浩文：《萧红评传》[M]，北京：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
- [4]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 [5]张宇凌：《论萧红《呼兰河传》的儿童视角》[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
- [6]李莉：《以人物的群体形象表现民俗社会的真实面貌——论《呼兰河传》的人物塑造》[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1999/02。

作者简介：仲昭宏（1995年9月-），女，汉族，吉林白山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